

DIANYING
YUXITU
CONGRAN



電影藝術

2

《电影与戏剧》丛刊

第二辑

本社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5 插页 2 字数 361,000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109 定价：1.45元

• 电影文学剧本 •

战 歌

黄宗江

序 幕 血 染 征 途

红旗在飞雪中漫卷，漫卷，漫卷。

红旗在战火硝烟中……

在凄风苦雨里……

炎日下，一杆伤痕斑斓的红旗领先，一支红军队伍跋涉征途。

林丛里跳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缠头少年，手持竹刀，他瘦骨嶙峋，目光炯炯，紧盯着红旗。

少年奔向红旗，赶上队伍，气喘喘地跟在后面，扛起了竹刀。战士们回头笑望着他。他却谁也不看，昂着头走在队列里，就象是一个战士。

他果然是一个战士了，穿着过大的军装，肩扛一把套筒子，昂着头在队列里走着，走着。

战斗在长征路上。

少年血染雪山。

他依然不顾一切地奔向倒下的战友，接过红旗。

红旗上显然地也染着鲜血。

夕阳一抹，群山漫漫。

万绿丛中，红旗一点，耀眼鲜明地在移动，移动。

叠印片头字幕。

第一幕 黄河里蹦出来的

红旗前导，黑夜，部队沿着大河行进。

昔日里那少年战士已经满腮青色胡楂，是一个初级指挥员了。

他走在队列旁，抢过战士的枪，扛在右肩。他左臂的空袖管随风抖动，“八路”的臂章鲜明。

黑夜漫漫，河流亮晶晶地无限延伸。但听得脚步声沙沙，水流声哗哗。

河流滚滚。

浪翻处，骤地蹦出一个小鬼，赤裸裸只一条破布遮羞。他浑身乌黑，发着水光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，紧盯着什么，闪烁着。

红旗！黑夜里象一团火焰似地在他眼帘里燃烧。

他撒开赤脚飞奔，隐没在土岗林丛里。

部队继续行进。

一个比大家都老得多的老战士挑了副伙食担子，担子上插了把锃亮的菜刀，快步赶上前来，招呼着独臂指挥员，“指导员！你见没见？一个光屁股孩跟了咱一天一夜！”

指导员任昭说：“是这么一恍……”

“喏，喏，喏！……”那老战士炊事班长张家宝手往林丛一指。

只见林丛中两眼闪光，象是两颗萤火。

指导员走过去，亲切地召唤：“孩子，过来，过来！你要跟我们？”

孩子慢慢走近：“我听说——打红旗的是穷人的队伍——我穷！”

指导员和老班长一时沉默地望着这赤条条的孩子。

指导员：“孩子，你家在哪儿？”

孩子：“我没家！”

老班长：“没家？那你爹妈——”

孩子：“我没爹妈！”

“那你是打黄河里蹦出来的？”一个大汉，身背着好几条枪枝走来，瞪着铜铃大眼问道。

孩子低头地说：“就是打黄河里蹦出来的！怎么着？”

那大汉不由得喝喝地笑了起来。

号声传来。大汉望着队伍高喊了声：“停！——原地休息！”他卸下身上的各式枪枝，战士们跑来接过枪去。

指导员笑望着他，指了指孩子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连长？”

连长王殿虎有些迟疑：“小了点……”

“小？”那孩子一下子指着一个背着红十字挎包走来的小战士：“那他——”

“我——？”那小战士瞪大了一双乌黑的圆眼楞住了。

孩子把自己身子挺得老高说：“我比他总大！”

指导员任昭笑了：“是啊，我跟上队伍的时候，也不比他俩大……”

连长王殿虎也笑咪咪地：“不尿炕就行啊！”

炊事班长张家宝老嘎嘎地：“尿炕的我也伺候过……”

孩子认真地解释：“我不尿炕，我也没炕！”

王殿虎：“你没爹，没妈，没炕的，你总有个名，有个姓吧？”

“我姓霍，叫五疙瘩。”

“五疙瘩？”那背着红十字包的小战士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叽叽叽叽……”

孩子发火：“叽叽叽叽！象个丫头片子！”

任昭：“原本就是个丫头！她是旅部的卫生员小樊。”

“喝！丫头还能当兵，我就不能，我就不能？”五疙瘩一下子拽住了身旁的连长。

王殿虎无可奈何地：“能，能，能，我再问问你，你敢打仗吗？”

“凭什么不敢？不就是枪刀见红嘛？我能！我幸过地主三条狗！”

王殿虎笑着：“喝！瞧你能的！打仗可不是宰狗！！”他望望任昭：“请示请示吧？”

小樊插上话来：“贺老总就在后头桃园里，我去跟他报告，说黄河里蹦出来个霍五疙瘩，要参加穷人的队伍。他说他幸过地主三条狗，他说他能枪刀见红！”

指导员高兴地说：“对，你快去请示！”

“是！”小樊扭头跑去。

五疙瘩问老班长：“贺老总是谁？”

张家宝：“咱们的贺司令员贺龙同志！那可是个人物！他一见你准高兴，我先给你打扮打扮，先穿上我这件。”他脱下上装，又掏出腰里掖着的草鞋。

五疙瘩：“我不穿！没穿过鞋！”

张家宝：“穿上，这不是下河捞鱼，要行军打仗！”

五疙瘩：“行军打仗，那发我枪，发我刀吗？”

任昭：“只要批准，到了前头会发给你的。你来的是时候啊！我那会打了好几仗才捞上一把套筒子。”

张家宝又从挎包里掏出个窝头：“给！……慢点吃，别噎着！”他帮着五疙瘩在泥脚上系着草鞋。

一双好秀气的小草鞋飞奔着。小樊跳下堤来，气喘未定地向着连长和指导员：“报告，贺老总批准了！他正忙着跟旅首长们开会，说待会还要看看这个——五疙瘩！叽叽……”

五疙瘩：“又乐！”

小樊：“你不乐？批准了！收下你了！”

五疙瘩高兴得蹦了起来：“收了？”

王殿虎：“霍五疙瘩！……这叫着多拗口，改改！”

任昭：“刚才他不是说他能枪刀见红嘛？就叫霍刀红吧！”

小樊：“霍刀红！好名字！象是小说里的！”

号声传来，远远地号音连续，此起彼落。战士们列队。连长面向连队。

王殿虎：“霍刀红！”

张家宝：“答应啊！”

霍刀红：“哎！”

张家宝：“得答应‘有！’”

霍刀红：“有！”

王殿虎：“入列！”

霍刀红：“什么叫‘入列’？”

张家宝：“叫你站进队伍，跟着走！”

霍刀红：“哎！跟着！跟着！”他兴高彩烈地跳到红旗下，还摸了摸红旗，左顾右盼，啃着窝头。

王殿虎：“立正！向右转！前进！……唱起歌来：‘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’”他高声领唱。红旗领先，迎风飘舞。

东方泛红。部队在继续行进。

霍刀红走在红旗下，比先前自然多了，扛了把不知哪里弄来的锹。

指导员任昭走近他，走在他身旁。

任昭：“霍刀红！你喜欢红旗？”

霍刀红：“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——它红呗！”

“它好比穷人的血！……也的确有不少革命同志的血洒在这面红旗上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“这面红旗，是周恩来副主席在南昌亲手交给贺老总的……朱总司令跟陈老总又带着我们这支部队上了井冈山，找到了毛主席……”

“我听说——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！……我就往东找，你们怎么打西边来了，又扭头还往西走？毛泽东到底在哪儿啊！”

“毛主席就在延安。”

“我们这就去见他？”

“要去的！可是现在，他命令我们去打仗！”

“去打日本鬼子？”

“原来是要我们去收拾鬼子，鬼子快完蛋啦！可是蒋介石在我们背上又插了一刀！……”

枪炮声激响，冲锋号激响。群山环抱，层峦叠嶂。连队隐蔽在楞坎后面，战士们激奋地望着下面的开阔地，激喊着：“冲啊！冲啊！”“一营的同志们！冲啊！……”

对山主峰高耸，明碉暗堡，火舌喷吐。

“冲啊！……”霍刀红持枪，穿一身新军装，他忘记一切地高喊着，一下子冲出了楞坎。连长从高处跳下，猛地一把将他拽了回来，几乎拽了个跟头，怒喝着：“隐蔽！霍刀红！”

对山敌堡机枪喷射越发猛烈，还夹着迫击炮。战士们喊声渐息，神情沮丧，显然是这次冲锋又未能成功。

一个大个子战士猛击了一下大腿：“嘿！这个仗打的！”

霍刀红：“怎么这么打？”

王殿虎在高处观察着敌情，粗声粗气地：“你说怎么打？黄河里蹦出个娃娃鱼，你倒会叫唤！”

霍刀红：“能不叫唤吗？你不让上！”

几个战士也跟着嚷起来：“连长，咱们上吧！……一营伤亡那么大！……咱们上吧！上吧！”

王殿虎：“喳呼什么？七嘴八舌的！我能说上就上吗？咱们是二梯队！”

霍刀红：“啥叫二梯队？”

王殿虎不耐烦地：“谁给他上上军事课？”

一个和蔼老成的战士慢腾腾地对他说：“霍刀红，二梯队就是预备队。”

霍刀红：“咱们不早就预备好了吗？”

另一个翘鼻子战士：“那也得听命令啊！”

霍刀红：“听谁的命令？毛主席的？”

任昭走过来：“对，毛主席的！”

霍刀红：“嘿！毛主席那么老远也能下命令啊！”

翘鼻子战士：“你知道毛主席在哪儿哪？说不定就在这个那个山包包那边！就说他在延安，他也有电话电报，直通师长、旅长。”

任昭：“对，毛主席的命令传达给各级指挥员，师长，旅长，团长，营长，连长。到时候你就听咱们连长一声喊：‘跟我来！’你就跟着上啊，杀啊！”

霍刀红：“还真有个讲究！”

任昭：“这打仗讲究可大啦！是先打鬼子，是先打国民党？先在陕西打，还是先在山西打？毛主席都有个通盘打算，这叫战略思想。”

霍刀红：“战略思想？”

任昭：“到了敌人跟前，是一营先上，是咱们先上，是从敌人正面打，还是从他屁股后头打？这又大有讲究，这叫战术。你是个战士，你枪打的准不准，手榴弹扔的远不远，刺刀捅得进去捅不进去，这叫技术；非得苦练，才能过的硬，到时候才能刺刀见红！”

霍刀红听得入了神。张家宝挑着伙食担子悠悠地上来了，担子上还插着那把菜刀，锃亮。

张家宝：“嘿，指导员临阵上课哪！同志们，垫垫肚子，加点油水！”

战士们摆手：“吃不下！……等拿下来再吃！”

张家宝：“行啊！我给你们挑上去，不冷不热的正合适！”

翘鼻子战士：“老班长，你的菜刀带上来啦？”

张家宝不经意地：“带着点，好防身！”

任昭有意地说给战士们听：“老班长的菜刀可不简单，在大清河就削了两个鬼子的脑袋！”

张家宝：“唉，谁让它往上碰！”

任昭：“有一回贺老总下伙房来了，说老张啊，我贺胡子用过菜刀，听说你张胡子也有一把。我瞧瞧！……”

张家宝：“唉，我那刀能跟贺老总那比？人家是两把菜刀起

家闹革命，那是给咱穷人打天下的刀！我这是手艺人削萝卜，勤练着点手劲。”

“报告！”一个清脆的声音。小樊跑来，向任昭敬礼。

任昭：“小樊！你怎么又上来啦？”

小樊：“旅首长知道你们连卫生员负伤了，让我上来……”

任昭：“让你上来？我不信，你说实话！”

小樊：“旅首长让我再给你们送个药箱来，是毛主席让后勤刚送上来的。”

任昭：“感谢毛主席，感谢旅首长。你回去吧！”

但她仍站在那里未动：“指导员，就让我在这儿帮你们包扎包扎干点什么不行啊？我还要给咱们小报写一篇《刺刀见红》的报道呢。毛主席说的：要‘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’！……”

任昭：“小樊哪，一个女同志，你这斗争就够火热的了。下去！等打下来，就叫霍刀红给你讲讲，他的体会一定特别新鲜……”

“他！”她这才发现了他，“啊哟，我都不认识你了，你可神气了，五疙瘩！叽叽叽叽……”

“你笑什么你？我叫霍刀红！”

“霍刀红同志，我不是笑你，我是为你高兴！你是个战士啦！……指导员！他才参军几天哪？我都是个老兵了，溜个边都不让？这也太不公平了！……”

张家宝：“别哭，别哭！老兵了嘛！哪有哭鼻子的？指导员，就让小樊留在这儿吧，跟着我！”

任昭：“行啊，小樊，你就听老班长指挥！”

“是！听老班长指挥！”

冲锋号声又起。战士们又聚拢楞坎围观。

对山敌主峰机枪猛扫。

开洼地里，一营战士伤亡惨重，匍匐前进。

王殿虎两眼瞪得犹如铜铃。隐蔽在楞坎后面的战士们一个个心如火燎，默默地望着。

霍刀红急问自己周围：“这是什么战术？”没人搭理他，他急得猛击自己胸口：“趴下干什么？趴下干什么？”

那和蔼老成的战士向他解释：“这叫匍匐前进。”

霍刀红：“这能前进吗？这开洼子地，你趴着一片那行吗？这这……没个战术！”

王殿虎：“嘿，好小子！你还真能现学现卖啊！”

任昭：“他说到点儿上了！这开洼地就得一股狠劲冲上去，才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。”

王殿虎：“对！指导员，我去请战！”

战士们嚷着：“快去，快去，连长！……该咱们上啦！……”

一个通讯员气喘喘跑上，“旅首长命令：你连出击，配属你们山炮一门，炮弹不多，只打三发。第一发打出，你们就发起冲锋。”

王殿虎：“同志们，准备出击！”

霍刀红朝前就跑。

大个子战士一下子拽住了他：“霍刀红！听命令！听连长那一嗓——‘跟我来！’”

一发山炮轰响，直袭敌主峰碉堡。

几乎与山炮同时，王殿虎震天撼地一声喊：“跟我来！”

冲锋号激响。战士们一个个跃出楞坎。

敌机枪扫射依然猛烈。

我山炮两发又连续发射，敌火力点两处顿时黯哑。

硝烟弥漫，弥漫。

敌主堡机枪继续猛扫。

碉堡侧后，王殿虎庞大而又灵巧的身影象是从天而降，直扑

敌人机枪，大吼一声，抓住机枪枪管，连枪带人拖了出来。被拖出来的敌兵死死抱住机枪不放。王殿虎猛地抽出机枪，回手一枪托砸到敌兵脑袋上，敌兵抱头倒地。周围敌兵被这意外场景吓呆了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王殿虎一梭子就把他们全都解决了。战士们一个个从外壕跳进内壕和敌兵拚起刺刀。

霍刀红猛向一敌兵冲去，两人围着一棵树拚起刺刀。霍刀红虽无技术，却十分勇猛。敌兵躲闪，霍刀红猛地一刺，刀尖戳入树干，拔也拔不出来。那敌兵呲牙咧嘴地就刺过来了。霍刀红赤手空拳，形势十分危急。只听一声大喊：“稳住！”老班长张家宝一跃而出，他一扁担砍倒了这个敌兵。正这时，另一敌兵端着刺刀就向霍刀红冲来。霍刀红敏捷地拾起前一敌兵落在地上的枪，大喝一声，猛向这敌兵冲去。敌兵吓得扭头就跑，霍刀红赶上去，刺刀插进敌背。霍刀红拔出见红的刺刀，有点发楞，突然一声枪响，霍刀红一震，只见草棵里蹲着个年幼的敌兵，浑身打颤，枪扔在脚下。霍刀红一枪就刺了过去，却被张家宝一扁担把枪口打向一边，高喊着：“霍刀红！不杀俘虏！”

霍刀红怒喊着：“可他打我冷枪！”

那小兵颤颤抖抖地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我没放枪！我不会放枪！”

霍刀红说：“扯鸡巴蛋！当兵不会放枪？”

那小兵：“我刚当兵！”

霍刀红：“我也刚当兵！……”

张家宝：“他比不了你，咱们是八路军！你是自己来的，他是抓来的！”

那小兵：“是抓，抓，抓来的！”

小樊赶来，拿着急救包，急问：“霍刀红！伤了哪儿了？”

霍刀红摸摸胳膊：“没事！”

张家宝：“那你快去抓俘虏，把他交给我了！”

周围一片喊着：“缴枪不杀！”

霍刀红跑去。张家宝在他身后喊着：“霍刀红！缴枪可不杀啊！……”

小樊也跑开去招呼伤员。

张家宝回顾那小兵：“你别怕，别怕！”拉着他站了起来：“你叫个啥呀？”

那小兵站起来也不高，怯声答道：“魏娃！”

“还真是个娃呢！别害怕，你解放了！”

“什么叫解放？”

“慢慢你就都明白了！”他望着押下来的一队俘虏，有两个戴大帽花的军官，“你总得比他们明白的快！……”

霍刀红也押着俘虏，兴高彩烈地走来，乐得嘴都闭不上。

王殿虎出现在他面前：“霍刀红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怎么样啊？”

霍刀红没说话，亮了亮见红的刺刀尖，不免有几分得意。

王殿虎：“你这是朦着的！”

霍刀红不高兴了：“你倒说的轻巧！”

王殿虎：“你当我没看见？”他走向带着枪戳在树干里的刺刀：“嘿，还真有股子牛犊子劲！”他一使劲，连枪带刺刀拔了出来，握着枪对霍刀红说：“你冲我刺！”

霍刀红迟疑。

任昭笑着走近：“不要紧，霍刀红，跟他比试比试！”

霍刀红端枪刺了过去。

王殿虎一下子就拨拉开了，笑道：“五疙瘩！这打仗可不是撞大运啊！”

任昭开导说：“咱们连长一口气捅死过七个鬼子，那可不是凭着一股蛮劲，就靠平日练哪！连长能一口气突刺三千下……”

王殿虎十分严峻地说：“就得练，练，练哪！”说着比划着，抖动着手里的枪刺。

白昼，黑夜。霍刀红抖动着手里的枪，进行着突刺的锻炼，汗流得又象是从河里刚蹦出来。

全连战士在山谷里进行劈刺，杀声震天，王殿虎队前示范。他极其灵活地摆弄着手里的枪刺，嘴里说着：“你防左！防右！前边又上来一个，给他个前击，托他下巴颏子，顺手一个侧击，枪托打上这边这个的太阳穴。又从底下窜上来一个，给他个盖击，打他头顶！又从上头跳下一个，下击，兜他的裆！……”他舞做一团。

麦浪飘舞。收割中的田野，地头架枪。战士们围拢着，静静地盘腿坐在地上，手里拿着桦树皮的本子，一笔一划地在进行着“扫盲”。小樊在挂到树上的黑板上写着“人——人民——敌人”。

霍刀红痴痴地望着，用心地想着。

心声：“人！——人民！——敌人！……都是人！人跟人可真不一样！……”

霍刀红倚着窑洞的墙根坐着，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不少“人——人民——敌人”。他一抬头，望见魏娃提着两个练习手榴弹低头走来，魏娃一瞅见霍刀红，他畏畏缩缩，个子越发显得高不起来了。霍刀红不由得紧皱眉头，问道：“扔了多远？”

魏娃站住，怯声回答：“还是二十五……”

霍刀红火来了：“你二百五！你给咱们班丢人不丢人哪？你是什么人哪？嗯？是人民？是敌人？”

魏娃扭着脖子，涨红了脸，难以回答。

霍刀红不耐烦地挥着手：“回去，回去！擦枪！”

魏娃迅速遁进窑洞。

在霍刀红身后，小樊的声音传来：“是谁这么大火啊？哦！火——大——班——副啊！”

霍刀红不由得反唇相讥：“哦，大知识分子啊，又来写我们的小说啦？”

“我才不写你！五疙瘩！浑身的疙瘩！”

“我怎么惹你了？”

“魏娃怎么惹你了？”

“他象话吗？丢尽人了！……想跑！开小差！……”

“那不是过去的事了吗？”

“跑是不跑了，可是手榴弹快扔到自己脚面上了！……”

“你是副班长，你是老兵了嘛，你不会帮助他，教育他！……”

“我没那个耐心！”

“向你们指导员学习嘛！指导员可是个有脾气的人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一摸他的空肩膀头，就是火上来了，简直想揍人，可是他能压住火，一句一句地说服人，教育人！……”她说，自己也压下火来，越说越柔和。

“那你也教育教育我嘛，老兵了嘛！”霍刀红解嘲地说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了几个大红枣，和解地递给小樊。

小樊又火了，杏眼圆睁：“霍刀红，你又吃房东的东西！纪律！……”

霍刀红无可奈何地：“大娘说纪律碍不着她。她说：‘娘给

的,不吃也得吃!’”

小樊气得扭过身去:“你娘给的,你吃吧!我不吃!”

霍刀红诚挚而又稚气地说:“你知道我早就没娘了,见着疼我的,我就心酸得不得了……别跟我赌气了!啊!你再教教我那个外国歌吧!”

“什么外国歌?”

“什么英特哪儿……”

“那怎么叫外国歌?那是《国际歌》!”

“总是外国人写的吧?”

“不管谁写的,全世界的共产党员、劳动人民都在唱!……”

霍刀红认真地问:“全世界有多大?”

小樊一时难以回答:“那可——可大啦!”

“尽都是穷人?”

小樊点头:“尽是穷人!‘饥寒交迫的奴隶’!”

“所以要革命!”

“要革命!要世界革命!所以要‘团结起来到明天’!……霍刀红,你说说都团结谁?包括不包括魏娃?”

霍刀红只好回答:“包括!”

小樊不禁失笑:“你勉强包括他,我也勉强包括你!——”她轻轻地唱起来,“团结起来到明天!……”

霍刀红跟着唱起:“团结起来到明天!……”

他俩和好地一同唱下去。

身边的延河水好象也在哗啦啦地唱着。

霍刀红的画外音:“‘团结起来’还真是不容易……可是我多多少少地也明白了;完完全全地明白,还是后来的事,诉苦,三查;还是毛主席有办法……”